

硬頸攝影家 為鄉土留影

謝其斐

■楊哲維/報導

用鏡頭為客家寫歷史



他對牛的一份特殊情感。出身農家的謝其斐很清楚牛的貢獻，因為比較粗重的農事都得依靠牛的幫忙才能完成，而他在小學的時候，一回到家就要割草給牛吃，長期下來也累積了一段很深的感情。此外，他人的鼓勵也是他堅持拍牛的主要動力，而這位貴人就是曾任台北市攝影學會理事長張敬德。

有一年台北市攝影學會辦了一個以牛為主題的攝影比賽，謝其斐獲得了金牌獎，張敬德看到他的作品後，就鼓勵他以牛作為攝影的主題。受到前輩的激勵，謝其斐就更用心去拍牛，不過他拍牛是有原則的，就是只拍台灣的水牛及赤牛，而不拍國外進



↑《薛田吃點心》是謝其斐最喜歡的作品之一。
(謝其斐/提供)

→謝其斐娓娓道來他玩攝影的心得。
(彭維光/攝)

在一大片的水田中，有一座像小島般嵌著的，用泥土做基、再覆上石頭和水泥的休憩處，上頭一棵大樹穩固了地基，大樹旁則很自然地佇立了一小間伯公廟。水泥地上堆著竹編菜籃、竹箕，裡面則裝著熱騰騰的點心。六位農夫或站或坐，手裡拿著碗筷，有人低頭，也有人凝視著前方，似乎都在想著等會兒的工作。這是謝其斐最喜歡的個人作品之一，雖然是以黑白來詮釋，卻可以感受到隱約、內斂的燦爛。

謝其斐，民國廿三年出生於苗栗縣銅鑼鄉荊蕉灣鄉下。苗栗農校(現為國立苗栗農工)畢業後服務於苗栗縣政府的林務單位。民國四十七、八年開始，謝其斐和四個同班同學，用微薄的薪水集資合買了一台相機，不過那時候只是玩玩，沒有很正式並深入去拍，直到後來擁有了自己的相機，並用交換的方式換來了更專業更高級的相機，才真正和攝影結下了不解之緣。

記錄女兒成長 相簿當嫁妝

在剛開始攝影生涯後，謝其斐的第一個攝影題材是自己的女兒。那時他認識一位留日的林學博士，告訴他日本人在生了女兒之後會在庭院種一棵梧桐，等到女孩子要出嫁的時候就把它砍下來，做成一些家具給女兒當作嫁妝。他靈機一動，既然家裡沒有辦法種樹，就把女兒的成長經歷用相機記錄下來，等她們出嫁的時候，就送給她們一本相簿當作嫁妝。這些相簿對女兒來說是很好的回憶，現在回想起來，他覺得當初真的是做對了。

早期苗栗攝影風氣並不盛行，遍論有地域性的攝影協會或組織，才剛進入攝影圈的謝其斐為了讓自己的攝影技術日益精進，就加入了台北市攝影學會以及中國攝影學會，並積極地參與會內的活動。當時有一個名為「打沙龍」的攝影比賽，參賽者每個月交四張照片，經過評審變成點數，累積一年下來如果有通過門檻就可以獲得獎銜。謝其斐順利拿到了獎銜，也更確定自己想走的路。

然而畢竟是攝影新手，總會遇到挫折。一開始參加比賽，謝其斐總是認為自己拍的東西很好，沒有人選就會很不解。之後他就去台北看公開評審，儘管路途遙遠，但看了幾次以後，他漸漸心服口服，因為別人的作品真的合理有人選。在這之後，謝其斐信任評審，並督促自己要非常努力去拍。

農家忠實夥伴 最愛拍耕牛

在眾多的攝影題材中，謝其斐最愛拍牛，他的第一本個人攝影集就名為《台灣牛》。回憶起一次拍牛的經驗，謝其斐說他是騎著摩托車到鄉下四處尋找牛的蹤跡，經過附近農家的指點，終於在一片由相思樹林後方發現一、兩百頭的水牛。回憶到此，他逗趣地說，第一次在路上看到牛糞，「比看到錢還要開心。」這是謝其斐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拍攝經驗，展現了



抱著相機的謝其斐說，這是他的老戰友。(楊哲維/攝)

口的乳牛。就是因為這份擇善固執的倔強，讓台灣獨有的農家意象，即刻苦耐勞、憨直樸實的耕牛精神，透過影像被保存了下來。

創辦攝影學會 推黑白攝影

除了拍牛外，謝其斐作品的另一個特色是黑白攝影。說起黑白攝影，苗栗在台灣仍佔有一席之地，有很大的部分還是要歸功於謝其斐。苗栗原是攝影的沙漠，有一次謝其斐和幾個同好到明德水庫拍人體模特兒，一群人在竹筏上討論這個問題，並推舉謝其斐去籌辦一個屬於苗栗的攝影組織，於是苗栗攝影學會就在一九七五年誕生了，謝其斐也擔任了六年的總幹事，帶動苗栗的攝影風氣。

謝其斐認為黑白攝影看起來比較有內涵，因此執著於拍攝黑白照片。不過他也補充，該用彩色表現的還是要用彩色，他舉例說，像他最近出的最新個人攝影集《福菜飄香》，以公館的福菜為主題，也就是大芥菜，因為它是綠色的東西，如果用黑白的表現質感就會看不出來。

謝其斐一生沈浸於攝影的世界，唯有人生中的一項劇變，讓他暫時放下了相機。一九九〇年，謝其斐的妻子因為癌症辭世，從那之後，他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不碰相機，更有封鏡的念頭。對於太太，他有一股虧欠，因為太太總是放縱他去攝影。不過後來他想了想，決定以拍出好作品當作報答，因此更加投入攝影的工作。一九九一年，謝其斐把苗栗攝影學會交給年輕

一代去經營，自己則和老一輩的同好成立了攝影團隊，名為「硬頸攝影群」，希望能發掘鄉土、民俗、地方特色等題材。取名「硬頸」是承襲客家人傳統「執著堅持」的精神與理念，努力保存鄉土、人文、民情、風俗，為歷史留下珍貴的鏡頭。例如台鐵舊山線快車快車，他們就一起去拍了一系列的照片，現在那套照片變得很有歷史價值，也實踐了他們最初想要的理念與堅持。

客家文化寫真 肩負使命感

最近幾年，謝其斐花了很多時間和心思在整理他歷年來拍攝的成果，為的就是要出版攝影集。謝其斐至今出版過五本攝影集，下一本也在籌畫中，除了客委會的補助外，其他的資金就是自己吃緊用的退休金。「其實要靠賣攝影集來撈回本錢是不可能的，但是我印出來就是一個紀錄，主要是一個歷史，其實我一直認為我拍照是有一種使命感。」他用相當肯定的口吻說出這句話。

在謝其斐的攝影作品中，常常可以發現客家文化的身影。他認為自己擁有的攝影技術剛好是傳承客家文化的最佳工具，兩者相輔相成、合作無間。他說道：「日本人稱攝影為寫真，把真相忠實地記錄下來，不加花俏裝飾的才有歷史的意義，所以我認為以攝影記錄客家就等於是寫客家最忠實的歷史。」

■採訪側記■

固執老農當主角 跟拍四年

「我一生啊，除了小偷之外，什麼行業我都做過。」在攝影展覽會場上，這句話是來自一位穿著簡樸、年近九十歲的老農夫身上。他是這場記者會的主角，他想不到，活了這麼一大把年紀，竟然有機會受到這麼多記者的採訪。而策展者謝其斐看著老農夫難得一見的笑容，心想這幾年的努力，真的是值得了。

大家都以「學老伯」來稱呼這位老農夫。每天謝其斐去上班，路上看到這個老人家那麼老還在田裡工作，他就有一個念頭，一定要好好來拍這位八十六、七歲的老農夫。不過那個老人家的個性非常固執，不願意被拍，謝其斐就常去跟他聊天，之後慢慢地就比較熟了。

學老伯的菸癮很大，一陣子就要坐下來抽菸，這時謝其斐就坐在一旁，極有耐心地聽他講話，因為他會把過去的事情一再重播，但是謝其斐不去中斷他，就聽他講，幾個月後才比較進入狀況。在拍了四年後，謝其斐幫學老伯辦了展覽，也請他到了會場來。謝其斐認為，學老伯那麼勤勞，除了是一個傳統農人的典範外，更是客家精神的最佳代表。

這場記者會造成了轟動，也是謝其斐一生中堅持的信念，「化黑白為絢爛」的最佳實踐。(楊哲維)

國際街舞賽摘銅

楊乃

勇闖世界「舞」台

■魏意豪/報導



楊乃示範高難度的breaking動作。(魏意豪/攝)



楊乃Breakfast表演賽評審時solo的情形。(楊乃/提供)

走進「TC舞蹈教室」，彷彿走入另一個世界，陽光溫暖地打在門口，大教室裡柔和的燈光加上一面運用鮮豔色彩的塗鴉牆，舞蹈教室全是木板地打造，踩在上面不會太軟也不會太硬，還有陣陣木頭香，就是這樣的環境打造出楊乃的精湛舞技，並且和FORMOSA舞團的團員們攜手闖進BREAKING中著名比賽——BOTY (BATTLE OF THE YEAR) 國際賽最重要的一對一競賽，拿下世界第三名，打破台灣舞團的紀錄。

BREAKING就是一般人俗稱的街舞，其實在美國一開始黑人跳的舞是HIP HOP，運用節奏及他們內心的想法所編出來的舞步，因為舞者都在街頭練習，就變成台灣人口中的街舞。而BREAKING是由HIP HOP衍生來的，意思是地板動作或霹靂舞，地板動作就是頭轉、風車、單手撐、手轉等等，而且姿態優美，節奏感強烈、速度快。HIP HOP現在已經變成一種文化，而BREAKING則是其中之一。

青春少年 霹靂熱舞 沒空打架

本名楊維維的楊乃，國中畢業後在二手衣店打工，看到一些年輕人會在店裡的一個小角落跳舞，加上當時的《酷報》雜誌會介紹流行穿衣風格及一些舞蹈分解動作，因此開始學跳舞。當時習舞的環境並不好，沒有所謂的舞蹈教室，所以楊乃和他團員們都在中壢的三重宮練舞，場地只是廟前的一塊空曠的草地，但是跳BREAKING必須做很多地板動作，衣服會弄髒甚至磨破，下雨天地板泥沙遍地，不論何時都會有機車經過，一不小心就被濺得滿身污泥。但這樣惡劣的環境沒有洩息楊乃跳舞的熱情。

高中時期楊乃念的不是升學班，所以班上根本沒人在念書，打架則是司空見慣的事，所以他和學長姐創辦了熱舞社，在同學都在打架的時候，他們則認真練舞。回顧整個高中三年，舞蹈就是一切，從早練到晚的生活，舞藝進步了，但他也同時放棄了很多東西，包括學業、親情和愛情。

楊乃的家人比較傳統，始終希望他讀書，當他把時間幾乎都花在跳舞時，家人不諒解。別人告訴他跳舞沒有未來，他回答：「我知道沒未來，但我也已經跳進去，就無法脫身，這就是熱情。」這些不諒解化成練舞的一股力量，於是楊乃給自己立下目標：「台灣第一，世界得名」，要做就要做到最好，不然就不要做。這樣大的野心，讓他突破萬難，一步步朝自己的理想實現。

FORMOSA舞團 打破紀錄 為國爭光

對街舞跳出一番心得的楊乃隸屬於TC (TOP COALITION) 舞團，意思是頂尖聯盟，這個團體在全台灣各地比賽得到很好的成績。某次比賽是由頗富盛名的TBC舞團團長柏青擔任評審，他看到楊乃等四人的傑出舞技，就決定找他們組成FORMOSA舞團，並在二〇〇六年開始合作，一起練舞，參加比賽。

柏青組成FORMOSA是希望台灣跳舞表現能在國際受到肯定，FORMOSA是一個菁英隊，每個人都是很厲害的舞者。除了競爭的壓力外，楊乃表示他覺得很辛苦的是，自己的舞蹈教室在中壢，所以要等教課結束後才能開車到台北練習，總是練習到凌晨才結束。後來舞團乾脆改成早上練舞，每天規律生活，像體育選手般訓練，在經過長久的練習，在台灣取得第一名的佳績，後來又去參加亞洲賽，最後到德國站上國際舞台，在二〇〇八年的BOTY (BATTLE OF THE YEAR) 贏得世界第三。

BOTY這個比賽在國際賽方面需要先去排舞，打進四強後，才能比BATTLE，即一對一的競賽。二〇〇八，FORMOSA舞團成為第一個站在BATTLE舞台的台灣團體，這也讓台灣街舞在國際受到矚目，但是這也換來巨大的壓力，FORMOSA一戰成名後，每當他們參加國際性的比賽，大家就會關注他們的得名。楊乃說這時比賽不再只是單純的喜歡跳舞，會更在意排名，隔年他們失敗了，沒有站上BATTLE舞台，比賽過後大家筋疲力竭，體力的負荷加上精神壓力，FORMOSA於是解散一年，但這對楊乃來說



楊乃手比的是TC(top coalition) 舞團名為頂尖組合，他期許自己朝這目標努力。(魏意豪/攝)

是卻是另一個開始。

享受跳舞 頂尖聯盟 溫暖的家

楊乃在二〇〇九年開始以TC團的名義在台灣比賽。楊乃說TC不像FORMOSA是菁英組成，有大學生、上班族，所以需要花更多時間練習，但他很喜歡在TC跳舞，因為可以真正享受跳舞的喜悅，而且大家彼此熟悉，像家人一樣，所以更團結。靠著戰術分配和充足的練習，在一開始大家都不看好的情況下，TC得了MAX PARTY冠軍，楊乃形容當他們知道自己得了冠軍那一剎那，大家都感動得哭了！

就因為如此，楊乃知道跳舞不需要技巧，更需要「家的感覺」，就是歸屬感，他把舞蹈教室形容成「family」，不只讓團員感到溫暖，也會教導他們做人的道理。像是舞蹈教室裡有個學生沒禮貌，常常做出奇怪的舉動，TC團員小龍就會告訴他什麼事該做什麼，什麼事不該做，甚至還會罵他，這個學生非常崇拜小龍，所以就改變了自己的行為，到最後他父母親還親自到舞蹈教室來謝謝小龍。楊乃說，這就是他們舞蹈教室的精神。

樂迎挑戰 右手受傷 改練左手

楊乃很樂觀，他說跳舞的人最怕的就是受傷，但是面對受傷，楊乃有他獨特的面對方法，他說：「如果右手受傷我就會覺得老天在考驗我，所以我就練左手，當我右手康復，兩隻手都變強了！」

受傷不但沒有擊倒楊乃，反而造成他的進步，像是二〇〇九年，他的右手受傷，以前可以輕易做到的動作，當時做幾下就會發痛，當他看到別人做著那個動作，得到觀眾喝采時，他沒有自暴自棄，而是把時間用在練習其他的舞步。例如楊乃用心鑽研BREAKING中很獨特的舞步「FOOTWORK」，運用快腳步配合著音樂，這是其他舞風所沒有的，後來他就十分喜歡也熟練FOOTWORK，也贏得TOP ROCK (BREAKING專比舞的比賽) 的冠軍。

楊乃稱自己為藝術家，也是一個夢想家，他不在意收入，他只在有意沒有把表演做好。當別人問他怎麼沒有上節目，怎麼不去幫藝人伴舞，他總是回答：「那不是我的領域」。他不在意別人的眼光，因為跳BREAKING的人不管對方實力強弱，一定要相信自己是強悍的、最帥的，甚至連偶像都不能有。楊乃強調，「當你站上舞台，舞台就是你的，你要用最棒的态度去迎戰每一個對手。」

楊乃說，他不在意BREAKING界的舞者是否認同他，但他並不在意觀眾的眼光，甚至評審的評價。不過擊敗世界各地那麼多選手後，楊乃心裡還是有



楊乃參加台灣BOTY資格賽個人BATTLE的英姿。(楊乃/提供)

夢想的比賽，那就是RED BULL BC ONE。

楊乃認為，藝術家是為藝術奉獻的人，所謂的藝術是自己認為美麗的的事物，而BREAKING就是他心目中的藝術，值得他花盡一輩子的時間去鑽研，就像他說的：「我已經跳進去，就無法脫身。」

■採訪側記■

自信熱情的夢想家

走進TC舞蹈教室地下室，楊乃親切地迎接我，跟我認為難以親近的B-BOY很不同。在我印象中他們是活在自己的世界，不管其他人看法，而且難以親近，但經過此次訪談我了解那是他們對舞蹈的態度，即跳出自己專屬的舞蹈，專注地表現自己。

採訪當天，楊乃穿著鴨舌帽配帽T，一派輕鬆，但在他回答我問題時候的表情及話語，充分展現他對BREAKING的熱情。平常沒什麼表情的他，在談到舞蹈時，有時會激動，有時會大笑，可見他愛BREAKING可以說是勝過一切。到目前為止楊乃的人生幾乎就是由BREAKING組成，而且有很獨特的想法。

楊乃很早就出社會了，但是他其實不太在意現實問題，在我看來他是努力追求夢想的藝術家，他甚至可以放棄一切人生重要的責任，只為BREAKING，而且他很樂觀到把受傷當作進步的動力，才成就他今日頂尖的舞蹈地位。拍照時楊乃做出一些對他來說再簡單不過的舞蹈POSE，他B-BOY的氣勢瞬間就跳出來，我想這就是他所謂的B-BOY態度吧！自信熱情及對舞蹈的喜愛全寫在臉上。(魏意豪)